

壽昌錄 上下

C40
4514
(196)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境院直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十機謹誌



B 64853

壽昌語錄序

達磨大師云明 佛心宗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法上諸先德通身不掛寸
絲良繇見處圓明故行處自然勦截
耳或有眼而無足或有足而無眼偏
枯之學古德所呵惡能擔荷



佛祖大事乎然初祖達磨大師記已
有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
理者少豈緣會使然耶我

明自正嘉以來禪道中絕先師乘悲
願力應化闡浮於是江西之宗旨始
立最初後廬山發悟而末後印法於

五臺入室陞堂全提正令諸方尊之
為壽昌古佛故壽昌之名獨傳先師
悟道之後住山三十年戴笠披蓑與
黃牛白牯同事常示叅徒曰凡行處
不孤硬者必見處猶帶塵纖也牽犁
拽鉞法、全彰豈待老僧再舉揚乎

會下飽叅弟子鼻孔遼天先師把住
咽喉不許轉身通氣即上首來公謚
公賢公等猶以出世一着囑之余見
近代宗師草：傳授末流之弊師弟
文譏然後服先師手段之辣也或曰
壽昌應西竺懸記而來故作用與古

人一體不知為西竺易為壽昌難西
竺當

佛道熾昌之日徧地皆旃檀林龍象
如雲其扶豎法幢也殊易壽昌當宗
風寥絕之時觸處荆棘狐狸作祟其
建立宗旨也特難乃叅悟既與德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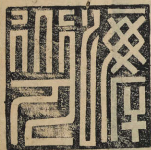
臨濟同堂而操履又與百丈趙州共
路余所見諸方善知識未有過壽昌
者其古佛再來耶自壽昌單提向上
一路於是雲門黃蘗徑山天童諸大
老嗣興皆聞壽昌之風而起者也雖
見地未敢輕議而踐履終迷之行解

相應名之曰祖吾師乎吾師乎

時

崇禎十年夏月既望

西江門人黃端伯稽首譔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上

門人 元來 集

拈香祝
師初住峩峰上堂

聖竟復拈香問云大衆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
底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
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衆
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不函蓋乾坤隨波逐
浪不截斷衆流臺薦商量不大用現前探竿影草不
當陽撒出金剛寶劍不據實舉論窮劫不盡要且具

智眼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卽不圓論打作一塊始可定藁林之是非驗學者之得失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吉也然此道離微疎之久矣衆中有大智者當拚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爲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拚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靈利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是不得春風花不開且謾道及至花開又吹落首座云未垂法語已涉繁端略借權言彰明大道迦葉行頭陀之行受世尊衣和尚習百丈之規登如來座未審昔時

迦葉今日峩峰是同是別師曰庭下虛空爲汝說不必山僧再復言座曰同別已蒙師指示單傳宗旨事如何師良久曰且喜大衆俱已會竟座曰三十年前人事異數千白後祖燈新師下座

上堂

諸佛時常說法不須疑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祇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這些關捩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

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峩峰不惜口業一下爲衆宣
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尺一下云罔談彼短靡恃已
長便下座

上堂

瞽目老聾瞶嫂色聲兩失剛剛好更有無手人行拳
無舌人談道四箇相同論短長一個於中直笑倒且
道笑個甚麼奇恠普化翻筋斗不忝金色頭陀之後
叅

上堂

老僧有一偈一生受用底今日分明舉似人祇是莫

將道理會鉢盂一大口草鞋兩個鼻以索擣起來踈
通千萬里不畏高天無愁遠地不叅佛祖心非究西
來意爲緣得自由具遊戲三昧人不肯於我我却肯
於你何則盡十方法界虛空唯一箇沒巴鼻何用千
思百量擬議死生來去一條擲栗自相扶只是不容
生活計此事真個太煞分明若再遲疑徒勞心力

上堂

舉老聃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山僧卽
不然彈指曰這箇有形生育天地這箇有情運行日

月這箇有名長養萬物吾卽知其名故名這箇祇如
恁麼舉與老子相去幾何當知這箇生天生地生佛
生仙生男生女生聖生賢生天堂地獄生餓鬼畜生
更有一般至妙又解生無生無生子頭白似雪解向
天宮拿日月要去毘盧頂上行度生指往無生國當
時有箇老禪伯一杖當頭親見血何則恁麼達磨一
宗埽地而滅如是兩下成怨結大衆作麼生爲它分
雪維那以拄杖一時趁散免教思議分別

上堂

雲頭按下大家看圓鑑高懸百尺竿卽請高人登一

步架空竟不受人瞞祇如不受人瞞意作麼生各家
路大通空界不必尋聲觀世音設使搖鈴攜履去看
來猶不是良心故昔凌行婆問浮盃曰盡力道不得
底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
妨疑着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哭曰蒼天中更
添冤苦盃不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
卽禍生南泉聞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
聞笑曰南泉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問曰怎生是南
泉猶少機關在婆哭曰可悲可痛復曰會麼一罔措
婆曰跂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

鼻老婆問教口瘡一曰未審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
爲甚打某甲州曰似這等跣死禪和不大更待幾時
又打婆聞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州聞哭曰可悲可
痛婆聞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婆如
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州聞以偈問曰當機覲面
提覲面當機疾報汝淩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
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
機看這婆子只世間俗婦尚能洞透佛祖心肝海會
道人豈可不通宗師血脉若乃肯心頓發誰不丈夫
其或因循當面蹉過此公案古來拈提者不少盡謂

浮盃受婆子折挫其不知婆子爲浮盃沉埋至今猶
未扶起大衆且道可中優劣作麼生分析噫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便下座

上堂

拈起一着佛祖一齊捉放下一着聖賢悉皆縛轡
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惟九有沾恩亦乃四生
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眼瞪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
衆生亂描邈

上堂

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

心調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

真正龍象子有時提不起放得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美死蛇頭要捋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是否噴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青幽也鳥安詳珍重

上堂

冬至時臨事且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歸空界河伯神祇失卻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麼師曰與老僧執杖僧曰恁麼不知更好師曰何也僧

曰清閒僧不做返更作愁人師便打

上堂

鐵羅漢撞着赤聲火金剛二家尚氣鬪堅強愚情不決問空王王曰諸行無常一衆知識還會此意不然更聽一頌野衲門庭不順情尋常爭許白雲停乾坤不昧真因果一定無干那畔人參

上堂

黃面老人沒偈徧悲願示生四月八一年一次熱湯澆捨死忘生而說法四十九年一字無末後拈花放下不惹得傍觀笑微微大似打破葡萄架燦然所作

業不忘撞着雲門要打殺貽累兒孫相將墮火坑尚
幸琅邪云將此身心奉塵刹不然則達磨一宗埽土
而盡豈知今日有寶方老漢重爲分雪祇如此一舉
還有報恩分也無衆中若有拈得出者管教橫身宇
宙與諸佛肩毛厮結有麼良久云噫真個在家爲客
易果然出外作商難

上堂

大衆禮拜燈忽墜地首座啓曰銀缸撲地亂墜天花
曲請尊慈重然寶炬令昏衢而再朗使法殿以常明
師曰金鑪香裊靄玉燭燦光輝寶磬鏗鏘舉人天聚

會時如是已爲山僧說法竟何也法本自法法外何
法更欲說法恐辱大法雖然如是勉強與大衆商量
個論法之體亘古獨存非色非空無名無相非隱非
顯非暗非明非聖非凡非僧非俗法之說也自古至
今天地世界森羅萬象日月星辰海岳山川四生六
道未有一時不說也所以云塵塵說刹刹說熾然說
無間歇大衆還信麼首座云信師曰汝作麼生信座
云昨向上藍田裏過山水通融盡寶方師曰未是信
在

上堂

首座云喫金牛鉢飽孤峰頂上謳歌飲曹山酒顛十字街頭打睡如斯等輩混亂聖凡向上全提乞師拯濟師曰沒巴鼻漢大地無家有道心人在處安住隨時放曠自有來由兀爾忘緣各無分曉上來不須問過一定先知下去無要通情決然已驗據帶櫪拄杖探海撩天如帝釋龍王聞而膽戰憑一鉢三衣操冬傲夏然仁君宰輔見則傾心非爲馳騁蹈高蓋亦法使如然也大衆各宜秉志步武追先風穴之於白丁藥山之於牛圈馮山佑拾橡栗爲食大梅常採荷葉爲衣嬾贊无收涕之工百丈示不作不食之戒其餘

真叅實悟不可枚舉一個個打發如大鵬鳥翱翔萬里蓋地遮天似師子兒威震十方驚羣駭衆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是丈夫各宜知悉

上堂

世尊初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琅琊云雲門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時人祇知雲門罵佛若非琅琊冤屈何伸此事如虛空挂劒號令人天寶印臨臺指揮龍象全提向上正眼難窺雖佛祖猶且皺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普況魔王安敢肆意化風屏息海岳倏然要具鐵膽
銅肝始解步空捉影一任野狐精囓中脫殼從教水
牯牛山下投胎秣如不落因果造化底人作麼生話
會良久云輪王現出真金子灌頂承封自自然

上堂

大衆恭請山僧上堂所爲何事擬欲求佛法單窮趁
夾窮更要超生死無事生出事莫若推雲歸洞府引
月上蒲團相共虛明照一切不相干當時南泉抖碎
虛空七花八裂驚起露柱石人遍體通流汗血不是
凌行婆爭解同心結噫一衆知識自當藏拙

上堂

臘八逢辰叢林設粥所爲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庭
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
有若恁麼三世諸佛已立下風况迦文佛乎且道狸
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云爲它金烹大冶玉出
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寶方不免連狸奴白牯一時趁
出三門外何以故正令行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
河清不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
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卽得在某
甲則不然師曰更作麼生座曰閒挑布袋渾無事笑

等街頭一個人師曰也是閑弦子座大笑衆禮拜師下座

上堂

逃生寂亂悟無好惡祇如悟後又作麼生是聖是賢難捉摸沒毛老虎頭戴角翻身擬欲論空王良驥追風趁不着是不是非不非歸去來兮來去歸不是頭陀發一笑人天百萬總無知久立珍重

上堂

法鼓三通衆雲集看看紅日上欄杆清風透腋祥雲起那事分明不隱瞞大衆會麼衆默然師曰祇如與

麼還是大衆瞞山僧瞞大衆若謂山僧瞞大衆韋馱大士不心懽畢竟作麼生寶璧割城猶自肯須知識者始甘當下座

上堂

曹洞宗旨寶鏡三昧鑑照往來不逃真偽觀音來也觀音一堂普賢來也普賢一隊文殊變化有多端一時明顯一時晦且道何人共他作對不然但看曹山問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的道理德曰如驢覷井曹曰道卽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德曰和尚作麼生曹云如井覷

驢師曰作麼生會得如井覷驢便明寶鏡三昧會得寶鏡三昧便會如驢覷井會麼首座云某甲鑑和尚卽不堪和尚鑑某甲卽得師曰你作麼生會應底道理座曰隨緣應感卽且置和尚喚什麼作物師曰應物道理寶鏡三昧似驢覷井如井覷驢會得許入曹洞宗不然則觀音普賢文殊也相將攜手笑同歸座曰若論曹山猶涉廉纖在何則衲僧家不飲君王宴焉賞野花叢沒來由跟着驢走師曰欲知古人遊戲處須知足下不生塵座曰今日又遇和尚猶勝曹山七步師曰更莫亂商量下座

上堂

良久云大眾有疑上來請問無事各自歸堂噫莫道無事好金剛與泥人揩背汝等作麼生商量僧曰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師曰好事不如無曰崑崙騎象鷺鷥引一場纔了一場來師曰會得夜夜中秋月不明日日枉燒香復曰時當年三夜四各自謹守隄防若被小人算計一定攪亂法場前門後戶當仔細大家嚴密保安康更須知有一好事達磨未來東土彌陀不在西方會麼神心按定從空望半夜天邊挂夕陽

上堂

良久云陞堂入室事如何祇爲西來老達磨面壁九年不說法這一句作麼生道法筵龍象衆有會者請出舉看首座曰某甲不出衆却道得師曰作麼生道座曰家貧顯孝子國難見忠臣師曰道則不無祇如達磨意落在甚麼處座曰某甲不煩多說話和尚惜取脣毛好師曰白雲飛海嶽惹得滿天愁大衆有疑則問不可法筵中蹉過不然是諸人之咎非山僧之咎也珍重

上堂

撞鐘打鼓入室陞堂佛祖規繩聚林標榜未明三八九切莫亂怔悵鑪焚寶篆臺炳銀釭緇素一室雲水兩行夜靜雲收天地朗寒風颯颯透心涼西來教外無傳旨太煞分明不必詳會不會庭前栢枯長菓廬陵米爛成秧釋迦老子開戶維摩大士起床一一分明重舉似大家作禮各歸堂師下座揮尺曰直下承當

上堂

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

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則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仞
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
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機槍拂世間之孽
屑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礙之流其功也使法
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
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限量
外一句作麼生道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
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

金銀琉璃珊瑚瑪瑙貴則至貴好則不好大眾還會

否若會則直下便是擬議則白蘋芳草所以僧問楊
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兒美蹄行僧曰莫抵這便
是否岐曰湖南長老古人頌曰三脚驢兒美蹄行直
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湖南長老如不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只如此意甚明
大眾宜當透脫不然山僧未免饒舌春風吹起百花
香馥郁芬披遍十方一切行人皆動念惟除金色罷
思量下座

上堂

維那白椎云當觀第一義師喝云大眾會得第一義

麼若不會且向第二義中薦取又喝一喝曰會麼若
論此事貴乎操履如行路人有路行路路窮上樹樹
到杪時再進一步則與佛祖同住祇如這一步作麼
生進咦凌空挂彩有眼皆窺唯除瞽目聞而不疑春
風不在花枝上一任靈峰哭子規珍重

上堂

維那白椎竟師曰收無量劫來事已周春風只到蓮
華國箇箇馨香徧界流大衆還曾合頭否若合頭古
人尚喚作繫驢橛何況不合頭祇如山僧昨早停筇
披蓑頂笠美饌頭到晚猶不覺倦若不履踐至百丈

堂奧焉能禁得大衆須是到恁麼田地始得

觀音聖誕上堂

五分真香預已然光明雲起徧三千普熏三世真如
際以祝

當今萬萬年更冀滿朝王佐合國軍民共樂堯天觀
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
誕耶祇如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無情身從何
而起道得卽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挂
杖道道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
明王且放三十棒珍重

上堂

素號無明實不明憑條拄杖驗疎親佛祖撞來只是
打看他那個解翻身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
莫藏身始得作麼生是藏身處沒踪跡會麼拾得拊
掌咲呵呵寒山忘却來時道珍重

上堂

收山僧於法無罣礙抵欠諸人些禪債今朝一一爲
酬償要者來支無後悔以拂子打一圓相曰上不似
下下却似上上下下打合總不似像會麼將謂有許多
債主元來卻無咦孤峰夜半猿啼切激月攜星拱北

辰

上堂

今夜初三明朝十一若問如來禪一切都道畢祖師
禪作麼生會中九下七還會麼虛空有路虛空大可
惜行人不解行若是有能行上去只饒佛祖也寒心
祇如恁麼道會則直下會去若不會時寒各自珍重

上堂

一切佛祖異口同音共唱宗乘各宜諦聽有能聞者
出衆舉似老僧塵尾當堂分付不然向第二門頭聽
取一頌虛空不自行倒使崑崙走四處無可投藏身

於北斗驚起烏兔飛乾坤兩眉皺野千盡潛踪獅子
無時吼凡聖齊教立下風彌勒當來續其後珍重

上堂

揮尺云虛空掛劍海裡燃燈迺地左轉令天右旋教
無舌人說法使無手人行拳然非今世定是前緣且
道還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唳龜毛合索拴滄海驚
起龍王上梵天珍重

上堂

易擺脫難放下明月清風來大厦易放下難擺脫東
海南溟知幾濶或有人問是何因達磨直指真機括

豈不聞昔有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
下着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
取去古人於此有省故云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雲
若非踏破須彌頂爭識金剛水際深

上堂

有始無終衲僧活計有終無始衲僧常規有始有終
衲僧家具無始無終衲僧巴鼻透得一句生死自在
透得二句來去自由三句透得可以爲人天師四句
總透得可以爲佛祖師大衆且作麼生透良久云五
虎凌空攢玉兔二鸞冲漢趁金烏

上堂

曹谿一派來雲水兩行集畢竟作麼生大事都了畢
如其未透但看黃龍心叅雲峰悅三年無所得因辭
去悅曰汝往依黃蘗心至黃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
再上雲峰會悅謝世仍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
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
福曰三莖四莖曲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
蘗方展具蘗曰子已入吾室矣心踴躍曰大事本來
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蘗曰若不教
爾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師

曰大衆且道作麼生是大事了畢復曰奮然揣出虛
空骨驚起須彌折斷腰

上堂

師彈指一下云大衆作麼生會衆無語師曰不會出
世師空勞一彈指最無分曉句真是難接背倚天長
劒逼人寒不是其人徒側耳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
須是寒山子下座

上堂

覺天空湛心月通明清沙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
之鑑藏山於澤爭如藏身處沒蹤迹藏舟於壑曷若

沒踪跡處莫藏身所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吞吐得者迥出聖凡漫天網子衝開陷穽坑兒跳過更有出格一句作麼生道金翅擊開娑竭浪龍宮王子盡覓驚

上堂

在欲行禪火裏生蓮拈起木杓撞破蒼天償佛祖債結衆生緣所以喫不得好喫行不得好行坐不得如意坐眠不得自在眠不許依佛座不許傍祖邊不許遊地獄不許住人天心不得揣口不得言只得如虛空相似究竟都來實可憐衆中還有甘分者麼夷擗

碎虛空都撒却從教彌勒下生來叅

上堂

羣峰鬪聳徒惱須彌萬派爭朝空疑海漠所以大同絕比本色超方如錦鱗獨躍龍門免煩點額似良驥衝開街轡謾自搖鞭垂絲千尺不回頭美料滿盤無着意淵溟自在海島逍遙須知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一句要是其人會麼陶潛不肯休杯去今昔蓮宗枉掛名

上堂

以拄杖卓一下曰一回舉起一回新昨夜三更過孟

津幕然撞着風顛漢三脚驢兒弄蹄行卽以拄杖一
摑彼不審來因翻身見臨濟大師請決不平濟亦以
拄杖趁出曰寃有頭債有主情理難伸任是馬祖快
斧藥山利刀莫能劈析縱教雲門舌劒洞山唇鋒也
斷不明正所謂劒爲不平離實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因事上堂

同風罕會據欵偏逢狹處倒走千乘之駒寬場難藏
一塵之蟻各得隨宜受用無非妙行難思如實當機
直須自契若則扶掖宗旨一條窮性命何貪但凡叩
激已躬萬倍尊榮身不較故宣宗喫黃蘗掌不封粗

行沙門獅子承罽王刀永播別傳祖道爲得造深步
遠自能革故鼎新用大智能不逐是非途轍受重賞
罰方知苦樂寒酸縱湊地刀鎗莫驚任滿城火焰何
懼命根不斷毫釐逆順不甘性相頓空百千生殺何
涉馬祖一聲喝百丈三日耳聾黃蘗三頓椎臨濟一
生心死若是英靈衲子立成笑具叅方正眼却總難
瞞畢竟獨超諸方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地上有程
終莫走空中無路始干行

上堂

卽心卽佛幾箇奈何非心非佛呢喃者多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明眼衲僧多恍惚縱然大梅我祇卽心
卽佛也似蜺蛇戀窟作麼生始不拖泥帶水去咄復
云恰好便下座

上堂

良久云汝等諸人從吾覓箇甚麼若論佛法各已具
足汝於吾覓脚跟下早是蹉過了也諸人切莫遠馳
求單單看箇波羅蜜忽爾頂門突出來皎然大似天
中日法界虛空成一團佛法世法都了畢此時更擬
復何爲大散關頭獨腳立地轉天旋止遏莫及會麼
僧曰作麼生是諸人本自具足底道理師曰待汝一

脚踏平須彌頂然後向虛空外與老僧相見便下座

元旦上堂

今年確與去年別有情一切離生滅今日不與昨日
同四方八面演宗風坐見衆生成佛去惟有狸奴不
肯通假饒德山施棒猶如鐵橛臨濟下喝勝似耳聾
趙州茶他也不順雲門餅彼亦不從且道他具甚麼
眼得如是去就只緣彼知有大衆彼旣知有畢竟
箇甚麼噫摩醯撞着仙陀婆見聞覺知使不着

上堂

首座舉云入無量義處天雨四花放白毫相光地搖

六震輪王寶髻未敢輕窺今日臨筵乞施大衆師曰
長空無路禪者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履萬丈玄門
過去猶落那邊千尺井中出來終居此岸伏藏純金
不顧補囊破鉢何畱行平地驚心步險崖放膽本色
分上智眼鑑諸祗如不涉此因緣又是甚麼去就首
座曰番番櫟櫟真奇怪直勝三千夜不收師曰珍重
歲夜上堂

古云臘月三十夜作麼生折合去山僧借路經過大
衆有解折合者老僧與你商量莫不是頓悟自心卽
名爲佛不莫不是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不莫不是瞥
地一飜通身解脫不莫不是言前薦得句下承當不
若作恁麼會孤負先聖去也且道作麼生得不孤負
去良久云嚶囉國裡生嚶囉便下座

上堂

明白太甚其或未然黃公喫惱問張婆貧窘教人怎
奈何張婆嘻嘻答黃公直須節儉做家風黃公得意
飜身去四下門前栽荆棘截斷人間是與非果然家
業重新起二下商量生意通果是優餘賽石崇衆中
且道他作麼生意得如是慶快博山出曰向上玄談
不勞拈出斷索殘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若如是透

得則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趙州茶雲門餅不勞
舉着山曰和尚齒不關風師曰爭奈宗門慶幸山曰
觸着家風不是家風師曰雖然如是此一上堂特爲
四來緇素等山曰却請和尚下座師曰業障隨雲走
靈明逐日回

上堂

不論一義二義只要直下便是大衆作麼生說個直
下便是底道理僧曰露柱燈籠踴跳師曰何不道頭
髮連鬚眉毛合鼻會麼會則便請領去不然關山萬
里便下座

上堂

此事若舉起無風起塵如放下猶雲蔽日縱然不舉
不放又在顛頂一切屏除未是佛祖境界畢竟作麼
生是佛祖境界咦嵐風起處乾坤震劫火燃時世界
空

上堂

南無薩怛多無始笑呵呵畢竟因何事憍陳如達磨
一個混衆一個獨坐這等請訛今古禪和幾奈何却
有露柱子返是覷得破大衆且道他覷破箇甚麼良
久云動地驚天一場懡㦬

上堂

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
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
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

臨終辭衆上堂

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
着切須綿密做工夫從上佛祖皆因如是昔歸宗座
下僧夜大叫曰我悟也歸宗次日上堂曰昨夜大悟
僧出來道看僧出曰師姑元是女人做若論歸宗馬
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歸宗其一也此僧若不的

的當當到這田地怎肯許它大衆且把這公案左看
右看反覆細看是箇甚麼道理還有佛法也無還有
宗乘也無且喜沒交涉此是老僧今日最後分付一
着大衆切宜珍重

小叅

一定不空如人捉風一定是空如鳥遭籠空却不空
佛不居中佛本非有誰在不在露柱生兒解做買賣
賣者本無一文買者不受一塊惟有春風乃自知百
草頭邊解捏怪

小叅

叅學之士道眼未明但當看箇話頭要立個堅固志
如一人與萬人敵安敢放意殺出方了孳孳念念
然管甚麼色管甚麼聲冤也不管親也不管佛也不
管凡也不管非是不管有死對頭在護生須是殺殺
盡始安居雖然如是最是省力不須念經不須拜佛
不須坐禪不須行脚不須學文字不須求講解不須
評公案不須受皈依不須苦行不必安閒於一切處
只見有話頭明白不見於一切處倏然一時瞥地如
日昇空十方普徧盡大地是個話頭所謂打破大散
關直入解脫門到恁麼時節方是得力處故云得力

處便是省力處也到此始有說話分方可見人探竿
在手得大自由不受羅籠看宗也得看教也得遊方
也得住山也得禪定也得散誕也得作佛也得爲凡
也得混衆也得獨居也得所以云我爲法王於法自
在一切卽一一卽一切無第二人此事若不從自心
契悟一回縱有見解如說食不飽大丈夫兒決不說
了便休自己相欺誑若不踏到底定是不肯住到底
人始不被諸法緣轉自有通變解向有佛處趁一步
無佛處放一着使一切聖賢挫折它不得討甚巴鼻
天地陰陽算計拘束它不得因果罪福其奈爾何只

饒佛祖到這裡只得吞聲忍氣何況其餘蓋爲得大
總持王三昧也切宜珍重

小叅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有時卽心
卽佛純一酥醃有時非心非佛顚頂漆黑有時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生金剛圈撞着頭疼有時不求佛
不求法不求僧爛柳栗刺踏着脚疼有時東涌西沒
不住有爲有時南現北藏常居無額有時探竿試杖
撥草瞻風有時無影尋蹤驗賊捉賊顯大機施大用
各賽精肌握大權奮大威單行擲擱魔佛界空凡聖

情滅大家團樂同共休歇

小叅

事不盡於心蓋因理不明理明無別事萬法心兄弟
左右常時用用無有我人本自如如體何處乃非真
乾坤非是大日月未爲明種種諸三昧順逆啓愚局
金沙馬郎婦東際善財身本證無依欲發用駭羣英
喚作事得麼喚作理非親事盡事無礙理空理自明
管甚戒定慧說甚殺盜姪入門便棒喝纔出不放行
大死仍復打痛處愈加針壁立千萬仞不通凡聖情
佛祖亦莫測何況天鬼神叅禪學道者休令理事萌

要入五宗旨須當理事精千聖不傳法單傳無事心
無心無事相諸佛及衆生了了這一着非來去與今

小叅

三十年來學此道如今連學一齊掃掃不去的似冤
家送不向前推不後拽杖翻然打木嫂說得石女嚎
嚎叫這般古怪事難憑引起鐵牛呵呵笑大衆會麼
咦三脚驢見美蹄行問誰跨也誠希少

小叅

禪家流當勘破畢竟自身無有我無我端然彼卽空
說箇空時猶話墮萬法齊觀總祗麼了無一法是真

宗佛祖架上雲烟閣賢聖齊教立下風三界無心無
反好何須更把塵勞掃妙明殊勝竟無貪世界何須
生懊惱君不見牛頭昔日曾輕慢設有一法過涅槃
我說猶如一夢幻果然見得分明隨處盡是家津不
向色聲取捨從他虎嘯龍吟滄溟晝夜無停水誰論
其中古及今

小叅

路傍得底終險途中受底仍虛自心解者猶差從它
悟底曷是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得是去若於
大變門頭密契一場則知世尊拈花頭陀微笑正似

空花捏目教外別傳互相授受又是白玉增瑕千般
去就有膽無心無限鋪排誑詭狂子何必別峰相見
豈須肘後懸符真裔出頭不昧高鑑還有麼要定乾
坤之智眼除非足下有生涯

小叅

道人住處人難住日日輪從西曙萬象雖同異樣
天森羅純是珊瑚樹金毛耕耨無土田上下四圍惟
一路炊無米飮不乳酥飽禪悅味行無爲事共三
乘龍象出纏集五宗狸奴返故舂毛厮結復云誰木
上人家頭一戶能知勿許知解慕勿令慕法爾如然

絕思惟千里同風齊免顧

小叅

昔者楊岐方會大師佐護慈明之道總柄綱律三十
餘年終師之世後赴楊岐請老屋顏拆不蔽風雨衲
子授誠願充修造師終却之遇夜雪上堂云楊岐乍
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脚項暗嗟吁鬪憶古
人樹下居觀乎古人真叅實悟體量越格實已到佛
祖地位尚猶不肯自安仍如在學分中行履孜孜不
矜受用清澹我汝盪膺林下飽食煖衣寒附紅氍夜
安厚被三時閑暇百事無干尚不足心猶無慙愧道

行弗備習障未除一生如意累世牽纏切宜悔心專
一向道叅求向上盡却今時性理未明如喪考妣念
念不捨以悟爲則直須打破大散關方可縱心行路
去珍重

小叅

心有一法在處不安心無一法未免顛預有無心不
着畢竟是何端江山礙眼情非瞥心境居胸識未乾
故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橫行也得直行也得無
能攔攔殺也不怕活也不怕豈解傷鋒爲伊有通霄

路徑行於鳥道何處覓踪由似幻人把捉伊不佳佛
祖尚不奈何况天堂地獄耶大衆須信有這箇道理
祇如不落聖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大鵬鼓翅飛
龍震獅子頻呻大象驚

小叅

一念不生諸佛衆生無二相三心勿起五宗百派總
孤明十方三世誰安六道四生何立了無所了了得
元了自心明無所明明時祇明本性三藏不談別事
五宗豈闡它乘性理未徹故起萬種參差心地若明
渾化百家骨董玄路登而開義網關板碎而破疑團

更不滯句隨言一任曇花開徧野竟休循行數墨儘
從貝葉散彌天六載苦行是何緣祇爲演若九年面
壁成甚事專引逃兒正眼觀來誠如一夢唯有一真
一切真棒喝徒勞驅使萬法總一法殺活枉用行持
千聖不奈它何祇是元無所有諸方盡力歸仰皆因
脫體全空從教五位排班覓踪迹了不可得三玄門
啓求影響畢竟難知百千文殊神力難出那伽一箇
普化靈踪驚翻大地爭似野狐能變化不出黃蘗圈
橫縱饒牛牯解翻身仍受南泉嘔氣三千門下百萬
人天檢點將來盡皆喫棒且道過在甚麼處噫祇爲

今時有未免古時無

小叢

佛法非法貴在悟達祖道無道要須親到達則決聖
凡之是非到則斷人天之果報達不達一念無生定
自發發後千燈共一光不須更議其生滅到不到一
念純真當實造造到因緣機熟時一定虛空解跌倒
論甚佛祖談甚法道十方法界絕行踪陽燄空花何
處討

汝等諸人旣臨法會當以法爲先若不得法所修何
益何者是法卽汝心是古云卽心是佛卽心是法法

佛無二僧寶亦然故云萬法從心生還知此心麼卽是目下歷歷孤明晃耀乾坤底又古云心法無形貫滿十方此心在眼能見十方色在耳能聞十方音如是六門無不鑒覺須自省悟若不識此心縱修十善亦非解脫縱得大定亦非究竟縱有辯才智慧只成乾慧不免輪迴汝莫言但要空五蘊便度一切厄苦不知五蘊本空苦厄何有經不云乎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空卽心也色受想行識亦心也所以凡所見色皆是見心經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心體此心一悟無色無受想行

識無眼耳鼻舌身意乃至無智亦無得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若能如何慮不畢若不悟者但於心法無形貫滿十方中叅看忽日叅透光超日月大納乾坤方是入頭處管取有說話分自然不被一切有無事縛珍重

小叅

昨夜雷轟電掣打破虛空腦裂不甘哀告毗盧不能依公斷決大眾有知者爲伊分雪僧曰總在和尙師曰聊與一擲

歲夜小叅

時當三十夜當知折合處雲從龍風從虎九九八十一五五二十五西天四七宗東土二三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趙州黃蘗不落其數叅

臨終小叅

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笑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故云我今安住常寂光名大涅槃縱佛祖曲示玄妙差別門庭七方八便接誘羣機總不出大寂滅光而已

念佛法要

念佛人要心淨淨心念佛淨心聽心卽佛兮佛卽心

成佛無非心淨定念佛人要殷勤淨念相繼佛先成佛心充滿於法界一念無差最上乘心念佛絕狐疑狐疑淨盡卽菩提念念不生無繫累十方三界普光輝念卽佛佛卽念萬法歸一生靈燄靈燄光中發異苗自然不落諸方便念佛心卽淨土淨心諸佛依中住念佛心勝萬緣空空心早上無生路念佛人要心正正心一似玻璃鏡十方明淨物難逃萬象森羅心地印念佛人要真切切心念佛狂心歇歇却狂心佛現前光輝一似澄潭月波瀾浩蕩不相干聖凡示現離生滅念佛心聽時節時節到時心自悅似遭網打

破大散關如失珠杼教黃河竭見有是利不思議非
爲饒舌爲君說念佛心須猛究竟直下念中追本有非
因念佛得成佛佛性亘然常不朽剔起眉毛須自看
瞥然親見忘前咎念佛人有因由信心不與法爲儔
叅禪講解全不顧直下心明始便休露地牛耕翻大
地漫天網收攝貔貅生擒活捉威天下越祖超宗異
路頭普勸念佛叅禪者莫把家親當怨讐

普說

叅禪者須得禪源底要妙方有語話分此語無來由
沒格式但應機便用實無有鋪排着量之言所以云

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門
外是曰不問那個道州曰甚麼道曰大道州曰大道
透長安此等語話可商量乎盡是禪源到底句但具
眼者自然相契學此道者直須無有學處始有學分
若有毫端許可學者未是學也昔香嚴豈不具學眼
不悟道不見性耶爲甚答一句本分話不得蓋學心
不散能所未忘禪源未透也及乎一日因擊竹大悟
始知從前盡是枉用身心故偈曰今年窮雖也無可
不是乎此事實無與人商量得亦無從人學得得者
相見絲來線去你一拳我一掌你罵我我毀你大家

歡喜並無人我如或菴曰山蠻杜拘得能憎不知其
幾忻慶也此等如木人與石女相談言言聞有清趣
終不是孟浪欺心瞞人的語解說此語者固是難得
他三二十年不解開口纔通一線吐一句如獅子哮
吼衆皆驚駭蓋解行相應生機頓發素非一等如慈
明到神鼎祗道一句屋倒也天下搖動想其語若在
學佛道上來據汝將三藏十二部內千七百祖錄中
翻下交解下盡都無撈摸處論說法解義誰又過十
地菩薩及神光雲光德山亮座主等耶一個個到此
門下都無開口處可不是爲第一貴勝乎若未到禪

源底第一要謹慎言行莫馳騁見聞之學爲已任恐
撞着沒巴鼻漢纔一剗着心憤憤地如火發相似又
不肯下心叅求懺悔盡不免現招苦報如僧謂雲門
如初生月曲彎彎地遂失雙目如疎山一句肯諾不
得全受三十年倒屣話到此不得不膽戰心寒千載
龜鑑豈欺人乎要得心中怙怙直須已躬下事明白
古人境界中通得左之右之手舞足蹈不知幾大快
活逆行順行天亦莫測正是古人行處我不行古人
用的我不用總是不令人覷破雖則分外僭出頭來
一一盡是本分上事終不是捱牆靠壁的耳故歸宗

見僧來卽斬蛇來者謂是龕行沙門南泉斬猫兩堂
僧擬議不下文殊歟囑殺佛疑殺人天白白將人生
陷活埋這等境界幾人夢着翻轉乾坤的手段始能
名播今昔德澤諸方湖海衲子誰不萌此心念但學
地不盡終不至於無學地用度雖口說得十分相應
到臨機應事上七花八裂未免敗露如野干盡其聲
勢必不駭象忻龍也學者可不勉諸

普說

學佛道者第一不得住學地要行到佛祖田地始得
故善財叅一百餘城但言我先發菩提心云何教我

學菩薩道如云無有一法可得名菩提心從上諸祖
所得豈有少法可得也故僧問九峰虔曰祖祖相傳
復傳何事峰曰釋迦慳迦葉富僧曰如何是釋迦慳
峰曰無物與人僧曰如何是迦葉富峰曰國內孟嘗
君僧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峰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你仔細看是有學是無學雖然如是直是行到方知
有此事但行不學十有九到但學不行十無一到學
行兩全十修十到故釋迦六年苦行達磨九年面壁
馬祖二十年不開口趙州八十歲猶行脚克符一生
穿紙衣玄泰一世着布衲張九成看個柏樹子呂純

甫提箇趙州無古今得此旨者筆言難盡一箇箇都是實行上做一時打破漆桶自然頭頭上合物物上明古今用不盡底到手了也要用時果如貧婆撻草隨手拈來不行但學縱在三藏腹中穿下過千七百則透將來及乎定業到時未免一場熱鬧想無別念只是啊啞然定業者何卽是無始熟用之境也雖知此咎盡力掃除愈加紛雜行力不久雖然修進又不知不覺打合輓作一塊去也若要定業冤家散去第一不得打掃他但把個敵生死話頭頓在面前與彼抵牾必然胡思洞裡閑神野鬼妖狐怪類佛魔天衆

近不得也昔樂特伽曾持掃帚二十年生死心破證無生忍安有盡力行持者不瞥地耶然切不可恣肆言易山僧三十年來着實力行尚自走作不奈何況不下死工夫得成就哉故汾陽曰古人二三十年方纔成辦況乎今時余每向人前弗敢言易不是用實力曾覷破古人巴鼻安敢說這個話定不是饒舌瞞人瞞人之罪定非輕也衆等若肯發心從善財本分上用底諸師話頭上做將去憤然一念弗計遠近年月管取有日如雲開見日大地光輝就解向佛未行到處把關下寨攔攔野狐揀辨是非入平等際却不

被六師牽入社火隊誘壞後昆汚瀆先聖眞獅子兒
一撥便轉決擇種性若非飲光別傳印子上的縱是
足踏蓮花頭垂寶蓋辨若懸河橫身宇宙一定當面
便吐何則祇要選取一個定乾坤底手段沒查滓的
心腸扶振宗風作將來眼佛法千生莫遇祖道萬世
難逢某甲幸緣一遇如獲無孔鐵鎚身心迷悶有年
忽於大好山行下過如獲至寶身心忻躍迨至今時
用度不盡始知千聖共傳無底鉢生生世世永馨香
伏冀當來好心珍重

皮囊歌寓河南公署作

臭皮囊不久長人生切莫逞豪強爲王爲宰爲民卒
一旦無常夢一場勘破了罷思量各循造化過時光
乾坤中有能仁旨解使時人出苦殃且問着是何旨
畢竟要從何所取智者深知是妙心此心靈妙無堪
比不蓋天不擎地萬象森羅何足計浩蕩虛玄古及
今誰云生死并來去大丈夫宜立志不悟此心都不
是想起輪迴實可哀切須人道當迴避這避方快自
覓一念無生都解釋突出眞常大涅槃圓明寂照凝
天地雖然見得的明明亦要遇人未後句未後句若
何爲我佛拈花示衆時人天百萬渾無措迦葉微微

笑逗機三千七百今猶古俱要通方向上歸這般事
絕語言到家全不涉因緣空生枉在囀中坐驚子徒
存日百篇使不得智與能三藏玄談我未曾一念如
如無上道九流三教豈能臻論乎如卽有無有非萬
象諸幻有無非虛無斷滅無會得有無之方便窮年
相伴古毘盧超三界出迷塗不用從前諸範模解向
異中提異類隨流順途自危孤僧不着俗何拘盡世
能爲弗遇渠壁立千尋難近傍交馳棒喝是何如言
有骨用無爲萬別千差自益時不持不犯無拘束殺
佛焚經破網疑大手段方敢縱不得別傳非釋種破

沙盆內入傳燈大好山中醒世夢醒悟後似非曾何
殊萬死及千生祇因不契無生理所以生生起愛憎
愛憎盡祇一靈洞然明白是何人這般極則言難會
笑殺南無觀世音

七旬自慶文

恭惟老老大大幻身屈於古稀孜孜乾乾深造基於
志學觀般若之甚深肯心頓發入無住之三昧卽色
是空覽宗乘之至極決志研窮得綿密之細推是無
卽有機緣將熟廓值元來天然透過大好山如是開
鎖修爾沾嘗曹洞水似酪涼心登臨濟之堂爭甘棒

喝躡雲門之室曷領顧咦入瀉仰之門廳千尺井中
不涉蹈法眼之方丈二指掌內無千僻隱種穀於峩
峰寶方近三十白放曠持杖於湖海壽昌餘二十秋
坐方丈而提空花多貽後進登禪牀而探水月猶累
先叅結制各處道場提揭諸緣輻輳掛諸方之唇齒
疑殺顛頂走四海之足跟開驗得失古怪去就除解
笑者同叅奇異行藏唯忘言者共住終朝穿衣喫飯
淨裸裸以忍饑恒時待客迎賓絮叨叨而忘語得如
是不可思議一任虎嘯龍吟成一切無盡藏微儘從
象回獅吼祖師命脉流通賢聖巴鼻露現別傳玄旨

應在斯時虛空有窮弘贊莫及傾誠仰祝老和尚住
無量壽普利人天藏向上機均膺緇素者也

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

壽昌

無明和尚語錄卷上

廣照弟子愈奇證

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菴識

壽昌和尚語錄卷上終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下

峩峰問答

門人 元來 集

問世尊開堂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爲甚末後拈
花示衆乃至飲光微笑便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正
法眼藏密付與汝未審作麼生說箇密付底道理
師呵呵大笑曰明瞞猶可暗騙難當

頌曰割斷巫山十二峰孤明一鑑映晴空人天百
萬皆驚駭眞勝全歸掌握中

問世尊初降手指天地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吾獨

尊爲甚至雪山觀明星方悟未審悟箇甚麼

師曰喫一乾屎橛說他作麼

頌曰誰把虛空計限年森羅萬象自畱連縱橫施設無窮數成壞何嘗到彼邊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之士爲何又出得敢問罔明有甚長處

師咄曰這野狐精三尺趁出去

頌曰不向鋤頭尋活計却來架上打鞦韆鏗鐃鼓弄歌歡樂鎮夜令人不得眠

問善財至妙高峰覓德雲比丘七日不得後於別峰

相見何也

師舉尺曰噫這是一切峰首請善財來相見

頌曰塵塵普現寶王刹豈可相逢往別峰獨有狸奴精古怪法堂跳出上穹窿

問初祖九年面壁直接上根未審渠還用功也無

師曰噫這無用漢說他甚功

頌曰不諳世法出世法却來此土背盧都人天凡聖皆嫌棄反得清名上祖圖

問二祖說法天華亂墜地湧金蓮爲甚麼立雪求達磨安心

師曰這老有些意思不解將金博金却解以塵去塵
頌曰三藏琅函砌滿懷人間天上歎奇哉知非斷
臂求心法誰想猷猷亦是猷

問神秀在五祖會下爲教授師因甚將衣鉢付盧行者去

師曰盧公何曾受衣鉢莫謗盧公好

頌曰老成人愛老成人一錠金還一錠金具眼終
須知本色豈應看錯定盤星

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感百鳥嚙花見後爲甚麼却無
師曰噫不啣嚙漢被人換却眼睛了也自此不解見

神見鬼

頌曰一世榮華曷可誇千金不換野人家門庭險
峻人難近鳥獸何能再獻花

問古云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爲
甚麼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師曰吶蛇頭鬼腦

頌曰悞入禪園見作家新翻時樣破袈裟有時包
裹三千界不許時人亂撒沙

問青蘿負綠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
中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如何是本閒底法

師曰牆壁瓦礫

頌曰情知國難出忠臣不至艱危不見人到得南陽門裡去何須更要問關津

問逃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未審中心樹子作麼生得通去

師曰不於五濁惡世實難尋他

頌曰佛於濁世事行難箇箇聞之着實叅忽日足頭而撞破竟休出嶺問津關

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未審露柱與燈籠是同是別
師曰噫却須問取露柱必爲子說

頌曰四洲風月不同同夜則西兮日則東聊與時人通線路須彌山隔在其中

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普現一切羣生前爲甚述者迷悟者悟

師曰噫怪一切人不得

頌曰天輪晝夜亘長明不見皆因翳眼睛更有一般奇異物六根不具却知音

問古云一切不爲佛也不作未審作箇甚麼
師曰咄聽誰恁麼說且去作佛好

頌曰威音外是一乾坤一箇人兒住一村無上涅槃

槃爲伴侶省煩家業不須分

問三千大千界無刹不現身爲甚普眼覓普賢不得見

師曰咄怪得普眼覓不見普賢覓自己也不見在

頌曰何似當機不出塵蓋因見上太分明更須知有超方意罔象收珠不足稱

問異艸靈花覩者皆羨因何又道有眼如盲方有少分相應

師曰這事要問野狐精卽向汝道

頌曰好事不如無事好牽起還應重跌倒要得清

安一世間獨羨平田使犢嫂

問不涉言詮速道速道

師曰咄汝性急作麼待我慢慢道也無妨

頌曰孤雲來去自優游管甚時人喜復憂不讓金鳥飛玉兔何妨驚子與螢流

問寒山拾得終日或笑或哭敢問渠還有地獄分也無

師曰啊他那一處無分

頌曰出纏入解入纏行鐵壁銀山一掌平徧體黃金膿滴滴眼睛鼻孔若銅鈴

問磨輓匪作鏡車鈍在打牛穩如打牛牛在甚麼處
師曰咦知過必改得能莫忘

頌曰大方廣博納虛空無限行人路不通一遇到
家人的信不勞舉足在家中

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是如何

師曰咄且照管話頭着

頌曰卽心卽佛卽是心非心非佛卽是佛擬議墮
落野狐坑不擬仍沉覓窟窟意畢竟何者是佛咄
問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未審他
是貪味供養未審是法爾如然

師曰莫錯擬蒼天抵許大也

頌曰拋却轅門坐玉堂寒威凜凜整朝綱山河平
靜歌娛宴上巒何消更問嘗

問靈雲見桃花大悟玄沙爲甚麼不肯

師曰大有人不肯玄沙在

頌曰不學行時先學走自然引得傍人笑鐵牛不
怕紫金毛衲子河沙幾個曉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假僥到後作何勾當

師曰咄看脚下紅線着

頌曰相逢直要辯來因眼裡無筋一世貧明暗兩

頭俱解住創行始是出鄺人

問楞嚴經云認能推者爲心是認賊爲子爲甚道塵塵刹刹現全身

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頌曰潑天銀浪擁山來來一回時去一回萬派千流如鼎沸和同到海亦悠哉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尚有何事

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頌曰未明明廼共眞誠貧富雖殊一樣心道行臨

深如履薄通玄爭肯枉光陰

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箇也不消得拋向水中未審渠具甚麼眼得恁麼

師曰噫賣燒餅底手脚數他

頌曰手段雖低計較多愛河翻鬪爍迦羅果然被撼徐徐去子母俱焚莫奈何

問王老師做一頭水牯牛卽今還在甚麼處

師曰一塵不空到是極馴

頌曰可笑叢林今古客路頭不見曷叅禪南泉遷化爲牛去誰不驚惶歎可憐

問禪卽不問如何是宗

師曰葛藤絆倒太虛空

頌曰問宗不問禪妻死哭黃天劈脊三兩尺痛快
莫成顛

問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離知識又成灰斷作
麼得相應去

師曰唼山露連纏骨水流不斷筋

頌曰層層疊疊接青天水曲山彎沒際邊碧眼老
胡都不涉蓋因不肯續燈傳

問廣南有顆鎮海明珠仰山未嘗收得敢問和尚還

曾收得否

師曰因你那日見的響

頌曰誰道神珠鎮海涯纔方舉念悉皆差枉勞娑
竭殷勤守徧滿乾坤總是他

問威音王前有一對無孔鐵鎚大悲通身手眼爲甚
摸索不着

師曰聞時富貴一文不如見後貧窮萬金不換

頌曰須彌下際普金剛透海穿山總放光間有野
僧能粉碎人間天上少承當

問普化時常打筋斗未審渠是何心倖

師曰絕好心腸肥邊易得瘦肚難求

頌曰爲因描得盤山真便解藁林翻筋斗天下道
彼是瘋顛寶蓮臺上呵呵笑笑甚麼活跳蚤

問古德云你有拄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杖
拄杖既無奪箇甚麼

師曰奪得它手裡無底纔見手段

頌曰劃斷山頭幾白雲清風祇得努雙睛空花陽
燄能收去送得來時有幾人

問布袋和尚向十字街頭等箇人來未審這老漢是
甚麼心倖

師曰待汝等着他來卽向汝道

頌曰一生單等個人來誰覺其人久在懷可惜諸
方雲水客空勞神力用心猜

問石頭問南嶽不慕諸聖不重已靈寧可永劫受沉
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何也

師曰噫死強漢着甚來由

頌曰毘嵐持住一乾坤萬象森羅悉已遵此是瞿
曇收放的根苗聯續至今存

問百丈再叅馬祖豎起拂子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
掛起拂子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聾後得箇

甚麼

師曰咄釋迦老子付迦葉的

頌曰千鈞弩不爲鼯鼠一舉鋒降師子威龍象觀之心膽碎世間天上實希奇

問法是諸佛說因何諸佛又以法爲師敢問諸佛未生時法在甚麼處

師豎起拂云會麼此是佛法僧之師

頌曰衆中不有寒山客決莫同他說一言昔日丹霞無點化決然道彼是瘋顛

問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未審是那

重關

師曰是這一重不差省得又加揷搔

頌曰直漢從來不受欺未嘗舉意我先知蒼蒼也解知人意何況人天調御師

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趙州爲甚麼又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師曰賊終不認賊賊露爭不得

頌曰干將決不讓不平但是當鋒猶損已天下聞風必恐驚三頭相滾復何喜

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修行人慈悲何在

師曰好小人惟懂君子慎獨

頌曰九重圍禁鎮天威勅令通行徧九區勦賊除奸梟詐佞施行發政按時宜

問古人有箇未了的公案請師銷繳着免得掛人唇齒也好

師曰可不妨舉起瓦解冰消

頌曰拿住中間布袋口那畏千頭與萬頭麤細聖凡收在內管他歡喜及憂愁

問曰古人畫圓相呈了作女人拜看將來是甚麼氣象

師曰拈花示衆誰解破顏

頌曰紅粉佳人續祖燈金沙灘頭馬郎婦人間天上獨稱尊此等何曾在二數

問古人戲椎擊土土碎豁然大悟未審悟在甚麼處師打尺一下云百雜碎

頌曰遊戲三昧成羣作隊搗痛鼻孔連悔至悔跨驂驪兮五嶽逍遙碎金剛兮一身富貴一根柳栗活如龍萬頃滄波齊屏息

問古人書心字於門壁上其意云何

師曰無事枕松石賣卜掛招牌

頌曰爲人不得賣心肝百尺竿頭進步觀觀透古
人真實意縱橫海外把天瞞

問教中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假如須彌山作麼生
轉

師曰咄收放芥子孔裡着

頌曰一塵一座五花臺法說如雲遍九垓奇怪衲
僧都不采何須轉物共如來

問大覺叅臨濟濟豎起拂子覺展坐具濟擲下拂子
覺收坐具而去敢問具甚麼眼不禮而去

師曰啊你曉我會無我無人

頌曰電光石火兩相撞饒一尺時讓一丈幸有虛
空作證明釋迦迦葉一般樣

問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爲甚燒菴趁出

師曰咄婆子燒菴趁象手脚師僧受屈陷虎心腸

頌曰變通另是一乾坤縱奪生涯殺活中一段風
流真有趣高門兩下振宗風

問事從函蓋合理應箭鋒挂作麼生是箭挂鋒函合
蓋

師曰關迹逢達磨

頌曰不假揚眉先已知開問憶得閉門時龍驤雲

起師資合虎嘯風生賓主歸

問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得祖正法眼者祇三五人牛頭亦未知向上關楨祇如關楨子正法眼相去幾何

師曰咄且向大門出莫過祖師關

頌曰灝水湘河十八灣舟行前後每相攀雖然阻隔無妨礙到岸清幽一樣閒

問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云古路毒虵頭戴角如何是古路

師曰咄行歪難下足尚未省來頭

頌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未到多應被彼瞞慣便乾坤同隻眼從它言語百千般

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敢問世尊未出世時還有佛法也無

師咄曰會說說都市不會說家裡

頌曰物物夏長春生人人頂天立地是有是無知心知已

問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和尚年老還用侍者也無

師曰唔須是用他不許近傍

頌曰端居法界獨稱孤寶殿脩脩一物無濟物利
生常勿憚不教人拜佛毗盧

問若道這箇是卽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求活
畢竟如何得到家去

師曰路見不平拔劍相助

頌曰太阿鋒出匣多因斷不平二邊俱一則中道
勿令贏多少無勞諍是非不足徵三頭并六臂不
許入中廳

問趙州行脚時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
於今無人舉着請和尚舉

師咄曰後生多明日老人多往時

頌曰眼光爍破四天下再不令人暗處行賓主無
言吾舉了不知陷殺幾多人

問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云頭上角不全身上
毛不出此意如何

師曰啊有口無心說話極真

頌曰異類中行出世奇四生生過總無依天人師
也非爲貴毛角空兮更解飛

問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
可度爲甚畱得彌陀觀音在

師舉尺曰晤思太今日遭手了也

頌曰三世諸佛被宅吞他今忽地遭吾手令伊一

尺碎微塵致使彌陀法道久

問普化搖鈴禾山打鼓石鞞張弓迦葉作舞恁麼伎倆還當得宗乘也無

師曰要求天上福須用世間財

頌曰老人說法懶開口祇使鼓鈴弓箭走有智相逢不展眉無情撞着頻招手

問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作麼生是不轉的經

師曰梵音深妙令人樂聞

頌曰手不釋卷無文字三藏琅函一口宣不是聖王能具眼險些一衆莫申冤

問韓文公一樣問大顛與首座一樣答因甚麼不肯首座

師曰唔莫錯會好却是首座不肯大顛

頌曰勘判諸方同不同有時西視有時東文公若具摩醯眼爭肯畱衣服大公

問久聞忠國師遺一無縫塔卽今在甚麼處

師曰咄陝府鐵牛糞堆裡倒在請去看

頌曰從來久羨南陽塔舉世無人解去尋雪竇當時指個影至今湖海謾沉吟

問三世諸佛不說法歷代祖師不叅禪且道甚麼人得恁麼去

師曰此是盲聾啞者

頌曰竭世樞機定不乖方圓左右妙奇哉門前各有通霄路豈向街頭問鬚鬚

問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且道如何是此經

師曰學而第一

頌曰行行卷卷太分明何必摩訶說起因萬象森羅齊顯現空生徒自淚沾襟

問佛知無量劫因地中事請問和尚三世前那事還記得否

師曰適纔與汝道底

頌曰這一時通歷劫通古今三世一塵中虛空有盡渠無盡剔起脣看同不同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答火燄裡看是阿誰

頌曰疑雲散盡露金烏海嶽虛明鑑有無從教劫

灰都散盡端然不涉赤鬚鬚

問珍財滿室非貴濟貧賑乏爲佳請和尚隨時飲啄底布施些子

師曰近前來領去汝若生心受施未免有事在

頌曰澗飲松餐志獨高爭如出格老風騷浮山五味親供衆常住何曾犯一毫

問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却敢問老和尚還吐却也無

師曰咄月有忻潭之意水無愛月之心

頌曰大人君子意平懷不棄愚而不尚乖若要與

君通一線莫遊南嶽與天台

問睦州關門雲門損足便大悟畢竟悟得甚麼師曰咄咄發眠夢事務多端

頌曰爲人須要爲得徹殺人必定要見血有些氣息便相妨懸崖一授命根絕

問傳大士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卽今春生夏長秋殺冬枯其中還有爲主底也無

師曰當該值歲

頌曰人人各有先天祖剔起眉毛不用觀萬象森羅藏在內分明頭角莫瞞預

問某甲捉得個野狐精莫犯和尚諱否

師曰咦敢莫是個死猫兒在

頌曰若是野狐能變化金毛隊入心無怕拿來開口與吾聽斷不辜伊真及假

問汾陽問首山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陽大悟敢問悟得甚麼師曰咄祇這個是韓獪逐塊

頌曰千年故紙好合藥祇要醫王解下方百萬家財都付與不消書契也爲良

問道不屬知與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如何得

相應去

師曰意不知眼中有翳却怨空裡生花

頌曰嬰兒祇要乳酥嘗那管親娘不是娘直待有朝來具眼塵塵刹顯全彰

問十字街頭打睡千尋海底翻身斯人堪作何用答咄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頌曰解向佛前欺侮必然祖後生端白日青天打睡三更半夜盤桓古怪蹊蹺諸釋種至今天下黑漫漫

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一法

師曰中山河大地卉木藁林。

頌曰見聞知覺最朦朧萬象羣靈一握中不入白雲家裡去爭知足下有清風

問甘行者在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拈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行泉聞便打破銅子是如何

師曰咄一箇跨海征東一箇便漫天收北

頌曰因緣撞着死冤家出入行藏豈讓他此橫鐵槩彼按金義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

界左右不然教行人如何履踐

師曰腦後見腮不與往來

頌曰條然已到法王家管甚千差與萬差丈六金身同草用涅槃煩惱總空華

問教中鈔解疏疏解經未審經解甚麼

師曰咄一箇連累兩箇三箇連累四箇

頌曰連環綺互莫申舒一竅虛通一亦無是事不從人所得達磨故所背盧都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畢竟在甚麼處
師曰喫火鑪震動通身汗流。

頌曰彌勒當來下生人人活陷深坑現在兜率天
宮曰白將自羅籠金剛般若今無人無我華嚴法
界今勿西勿東火鑪震動堪作麼須知下載有清
風

問某甲有二百問請和尚一句答來

師曰啊答也未轉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一句當天答也未古今宗教問皆酬若還更
要尋心路一尺端然定不休

問地藏謂法眼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即大悟未
知悟得個甚麼

師曰囷八字打開洞然直入

頌曰滿盤捧出醇甘露到口令人命即亡絕後再
甦欺不得翻嗟岐路漫尋羊

拈古

嵩山極因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如
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
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會
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
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

師拈曰惡人無善善人無惡條爾言外知歸翻然

不落因果僧大悟悟甚麼獅兒迸斷黃金鎖據實
舉論俱未免過畢竟過在甚麼處閒雲一道凝青
嶂一任風雷鼓復收

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
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
阿難曰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
馬見鞭影而行

師拈曰此事所謂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祇如世尊
良久昭覺賜棒還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則外道
作佛其或未然佛卽外道會麼龍飛鳳舞真奇怪

不中胡僧碧眼看

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師拈曰馬師恁麼道在老僧則不然自從胡亂後
三十年不曾有鹽醬大衆且道與馬師相去幾何
咦彼卽是空言吾卽是實受

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
未生

師拈曰關津易過險難行謀士有先見之能將
元惟威勇之力預知險處不踐定獲勝地高登不
須血戰以成功善保軍民之塗炭從教神機妙算

終是乾美一場要知同安意麼突然掇出燎原燧
驚散巢居鬼窟精

頌古

世尊拈花

千鈞寶鼎浮滄海一丈龜毛縛太虛不是飲光重
出世爭能百萬衆前嗤

世尊見二人舁猪過

君子成人之美平地無風浪起雖然與衆無干未
免見聞思議

南泉斬猫

南泉捏怪趙州幫惡累及後人牽繩帶索惟有猫
兒高登極樂

南泉白牯

知有不知有天下衲僧顛倒走縱是八臂那吒身
摸着鼻孔失却口

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曰明心見性是不錯路
有口無心老作家一時正又一時邪千般伎倆能
知的今古還他子沒爺

臺山婆子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

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

劃斷虛空真氣脉掃除賢聖正經綸須知教外單
傳旨提掇時人出見聞

菴主豎拳

趙州本分手段優劣纔分者慈殺活何嘗有意不
須甘與不甘

臨濟喫棒

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攪中總不成三十棒頭開
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

問處情真切慈心祇是惟大愚不說破瞥地始安

居騎虎頭將虎尾棒喝宗風從是起透得佛祖鐵
心腸誰云佛法無多子

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
濟曰賓主歷然

賓主歷然其道綿綿會得者喪不會者全

鹽官犀牛

扇子已破索犀牛良久無酬是實酬連累諸方多
計較盡從草裡去追求

洞山過水觀影大悟

渠今正是我天地難包裹我今不是渠佛祖莫能

知要識洞山真實處白雲飛在綠楊枝

靈雲見桃花悟道

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
兄未徹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
幾許

婆生七子

攪亂乾坤漉海涯豈知兜着活冤家幸然棒眼明
如日鬼怪何嘗得近他

洛浦服膺

玉璽權衡在手中何如被奪一番空慈悲不忍還

他去不爾爭些落草藂

雲門須彌山

挑得嵐風過海門一時放出冷乾坤蒼松老栢能
禁傲遇此因緣也斷覓

古鏡未磨

一把爛茆當寶木燃起烟騰法界中大抵逢緣沾
馥郁翻然抖碎太虛空

香巖擊竹

時來鐵也變成金豈在區區徧討尋擊竹礫聲而
大悟不知賺殺幾多人

南院啐啄同時

呼蛇容易遣蛇難一遣誰知又解翻已識此蛇能變化故垂杖送下高灘

風穴問僧啐啄同時話汝當時作麼生會僧曰當時如在燈影裡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悟不從師總屬緣得時猶不費盤纏從教地轉天迴者也是金烏下碧川

風穴一塵

一塵飛起蓋天涯不管諸方老作家沾着必然皆受困未知誰不被伊遮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叅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無端呈出一三義龍象筵中驗作家若是老胡家裡客是非蜂起儘從它

石頭三不得

恁麼也不得虎被狐狸嚇不恁麼也不得乾坤齊暗黑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黃巢滅却劍猶存天下

杳無這個賊。

龐居士見丹霞畫七

龐老年來氣運衰挑擔乾草賣長街果然撞着窮
光棍依舊滔滔哭轉來

龐居士指雪

好雪落處地獄滓都緣未續鉢羅花頭頭總是家
珍寶祇看誰人解用他

夾山普請掘坑

二云

其僧束裝潛去

拿龍角捉虎尾要且全身不落典廢夾山老人一
場悔氣這僧鬼面神頭也是無風浪起

地藏栽田

誰人不愛子孫賢爭奈非賢亦枉然家寶已將分
付竟無知金玉當爲甄

僧問演祖如何是和尚家風祖曰老僧耳聾高聲問
將來其僧便高聲問祖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
風了也

老僧耳聾鐵壁難通誰知直下佛祖家風

閱馬祖語錄

馬駒踏殺天下人尚幸峨峰餘一箇是故不惜兩莖
脣盡底掀翻都說破

作務

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有苦惟慮行門虧
董巖勉衆

真實故工夫望凡情盡無活中須要死死後聽其甦
大似浮雲散還如皎月孤光輝周法界坐斷古毗盧
遊山

試問白雲何處去隨風帶月共叅堂問伊說的何言
句各自徐徐散八方

付無異首座

本然清淨亘如然契證多生值有緣觸目混融皆至

妙通身作用總虛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
共圓不礙古今凡聖事如來禪合祖師禪復囑云當以
無心相續政用盡法行持報無報之慈恩度有緣之
正信

與璩司馬三谷

影滅皆因形盡也心空緣是法空耶非關不奉牟尼
肯大抵心生未免差

乾坤粉碎的爲奇若是狸奴不肯伊饒彼古今三際
斷都來未盡一分疑

示撫州二居士

雲門道箇須彌山直路行人反作彎唯有元行得
正不登從上祖師關
法眼叅方知見多無如地藏指頭何直須拶破虛空
骨一切現成始解扇

示元謚禪者

本地風光騰法界十方清淨絕微塵含天裹地渾無
物釋道儒宗謾有名

示元着關主

得有因由悟有時青山一歲一芳菲但能不爲時辰
使自自然然合化機

實方勉衆

門前有路行非妙眼裡無瞳看更明學道未能超學
地鐵屨踏破枉勞神

壽昌警衆

四十餘年窮此事幾番休去幾番休今朝分付空王
子莫縱三千夜不收

藁林鑪鞴燄烟高誰把身心放底熬直待毛皮都換
却自然平地起波濤

述悟

欲叅無上菩提道急急疎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

好翻身直出祖師關

野獅不啖人間食十二巫峰得自由養就縱橫無礙
力崑崙翻轉作瀛洲

示少室禪者

祖道凌遲事若何爲因不契笑頭陀孤峰頂上生機
少大海潮中死者多攫浪拏雲能有幾掀天揭地莫
尋他要知少室山前事須信神光度達磨

和徧容和尚歸去偈

個中無悟亦無逃幻現來兮復現回來也端然誰是
我去時畢竟我爲誰不如無去無來好爭似解生解

死悲今日方知無我我側騎鐵額不歸歸

答劍峰菴主

時師初住寶方峯以
書責之師以此答之

謾攜竿木混凡塵個裡如有幾人攪亂乾坤非好
手縱橫宇宙本真情虛空摑碎泥牛吼大海掀翻木
馬驚菴主那知貧道事南山下足北山行

達磨贊

達磨大士不順人情好肉剜窟痛處加針梁武啟問
第一義廓然無答太分明自己祇如不識真個是黑
臉烏心九年面壁等個人神光三拜始安心隻履西
歸陷魏使迨及於今噫可惜當面蹉過若是跛脚雲

門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自贊

這個東西也寫上絹實沒來由又何可羨有影無形無背面天上人間不曾見影似千江之月輪形若太虛之閃電可愛也達些妙而知些玄可惡也泄萬機而通萬變有時將自己虧有時把他人騙顛顛倒倒不成人千萬莫等閒王見何以故畢竟難拷伊是善而不善

這漢無理第一不賢埋頭喫飯縮脚打眠又不慕道亦不叅禪有人撞着無價寶他言不值半文錢設有入問作麼生驀地攔胸打一拳不是欺地便乃瞞天撞着個作家挨拶便云是教外別傳噫似則也似只可作馬爲牛也不解人間長福田

這老漢太懵懂不習真乾打闕弗依世上務本生涯只好山中填坑挖孔然是此土生身祇奉西天梵種一生倔強詆禪宗到得人間君子重徐徐惡風而播諸方也不辜他而嗣曹洞生平不能與諸聖齊功到也共一箇鼻孔柳樞橫拈解打人聖凡聞見脣毛痛切莫理他各自珍重
這漢最粗龍頭蛇尾逢人不親見佛不喜尋常鼓舌

搖唇解道祇這便是會者拄杖到頭不會佯不采去
江湖多有生嗔其不然者面諱騰騰順世度時便宜
到手而已也有不啣劉漢再三請上紙若遇出世的
頭陀畢竟被他笑歪背

這老漢具何福煩惱人多屈曲箇底虛空不如豈是
這般面目爲人揆着笑呵呵等閒撥動局漉漉問妙
答玄三番四覆有時道鐵壁銀山有時云本來具足
或且敬重聖賢又或觸忤佛祖似這等沒定量阿師
也把他上數何得將金粧檟木灼然布施我者不名
福田供養我者應墮地獄何以故甜瓜徹蒂甜苦瓠

連根苦伶俐衲僧休笑侮

圓相贊

相出無相明帶不明僧繇雖妙畫難成唯斯野衲合
其真故假其形示個人若也達磨師見必然努目睜
睛何則笑人笑人

這樣東西像個甚麼類圓陀不陀似光爍非爍法界
不能安乾坤無處着若非達性人終是難捉摸道者
莫向語言中測度

壽昌和尚語錄卷下終

題無明和尚真贊并引

久嚮和尚開法於壽昌往來衲子傳者洵訛要之
皆望剎竿影者也頃予自吳越弔紫栢雲栖二大
老還歸匡山作逸老計適頑石禪人自壽昌來述
和尚入室機緣予合掌讚曰向禪宗澹薄今幸見和
尚標格爲向上典刑況今此道中興後生晚進得
有龜鑑法門之幸端有賴焉予愧久沉瘴海忍苦
不禁禪道

佛法束之高閣安敢置身人前喜得青山白雲伴此
朽骨自謂了此餘年所慶法門有人恨不及一見

面聊申拙贊以述傾慕之懷

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
生涯在鏤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石鞏箭
只要射個人應弦早奔竄忽撞頑石頭鏃羽一齊限
拋出鐵渾淪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
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辨

憨山老人清書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

有序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
昧惟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
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
近代寥寥匪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邪予於壽昌
禪師見其人矣謹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
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婉因名經師生
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
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個甚麼師異之居
恒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

道志季二十一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
終卷忻然若獲故物卽與士言其意士奇之師由是
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聽之時邑之蘊空忠禪師說
法於廩山遂往依之卽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
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大
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
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爲夙習般若熏發也
時年二十四一日閱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
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月至若
無聞見時人以爲患癡久之有省於是切有叅究志

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峨峰見其林壑幽邃卽誅茆
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
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
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
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叅無上菩提
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
師關因呈廩山山印爲灑器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
者及住山日極力砥礪自堅躬自耕鋤鑿石開田不
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
窮遂居不閉戶夜獨山行嘗大雪封路絕食數日向

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授具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時邑之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刹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句時師年五十有一矣當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雖形枯骨立不厭其勞故不數季百堵維新開田若干其佛殿三門堂厨畢備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時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

雲栖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叩無言宗主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一時法門大老相與酬酢無不推譽頃之入五臺叅瑞峰和尚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機緣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个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

相印契峰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別錄其趙州頌云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
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
機貴回互妙叶洞上之旨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
錫寶方始開堂說法時以博山來公爲第一座師資
雅合簣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子日益至戊申邑
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頽衆請師居之遂應
命舊傳有識適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爲竺再來
云師住壽昌不扳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
間所費萬計其道場莊嚴煥然叢林所宜纖悉畢具

二十年來千指圍繞又別建菴院二十餘所豈師以
無作妙力而幻成者邪惟師之生也賦性直質氣柔
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
煦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有接人單提宗門
向上事卽遠近叅請如銀山鐵壁未嘗輕意印可一
人以真叅實究爲要故海內但聞其風竝無一言之
據借爲口實者其慎密如此然自奉甚薄至有不堪
其憂者師澹如也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
負薪茶毘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
淨穢必盡心力而爲之冒次浩然耳目若無觀聞者

老當益壯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利歲入可供三百衆故生平佛法未離饅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安丈室翛然惟佗具而已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物方行等慈隨機善誘各得其宜偈頌法語川流雲湧豈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應者邪苟有一念身心之相則疲勞厭倦非一日矣嘗謂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於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及其龕若師者自非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強精進之若此邪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其語

別載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故郡之徵君潛谷鄧公祠部海若湯公閱師問答深加歎賞以爲今日宗風再振一時縉紳先生無不翕然歸仰卽諸方久叅未決者自遠而來一見靡不泮然冰釋也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誠語諄諄末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着分付大衆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忻若平昔衆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歎懷七

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猶如命根老僧不惜身命爲安常住十四日寫書辭遠近道俗且勉以叩已真叅十六日衆請畱全身師命茶毘自作舉火偈令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恐廢常住薪水也誠衆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時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毘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瓣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藏於本寺方丈建窣堵波當門一齒生時

長偃下唇竟不壞畱博山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惟元來開法博山其得度弟子若干人守三山常住有語錄二卷行於世予嚮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予展之卽知師爲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爲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相傳博山見之以予爲法門知師之深者乃略述師之行狀請予爲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絃將絕響矣今按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辯自在不惟法眼圓明一振頽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

其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
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邪觀其超然生死
實踐可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爲之銘曰

大道廓然 如太虛空 聖凡幻華 影落其中
卽有求者 竟不可得 擬議思量 掉棒打月
瞿曇熱亂 達磨忙來 到頭落得 一隻皮鞋
建塗毒鼓 全彰正令 如有擊者 喪身失命
不用命者 時來一擊 三日耳聾 晴空霹靂
身心俱碎 魔佛潛踪 摩尼光耀 八面虛通
惟我壽昌 誤中其毒 遍身毛孔 三昧出沒

化生死窟 作光明聚 日用頭頭 無處不是
提起饅頭 似金剛劔 煩惱稠林 佛祖出現
四十餘年 墾土掘地 瓦礫荆棘 純七寶砌
身心世界 碎爲微塵 塵塵佛刹 坐卧經行
佛法禪道 拈向一邊 有來問者 直指目前
如大圓鏡 五色齊至 出不不入 灰生遊戲
自墮此中 未嘗住世 卽今便行 亦未曾去
不信但看 草芥纖塵 何有一物 不是全身
青山塔影 松風長舌 說法音聲 常無間歇

明萬曆四十八年歲次庚申孟夏月朔旦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撰

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下 廣照弟子愈奇證

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菴識



七十六